

闹市国宝纯阳宫

武海燕

在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角,有一座神秘的千年古观,那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——纯阳宫。纯阳宫始建于金元时期,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建,因其道号纯阳子,遂名纯阳宫。趁着冬日暖阳,我信步走入这座宫观,徜徉在各色殿宇之间,追溯兴衰更替的历史,品味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。

沿着中轴线移步换景,只见设计新颖,布局巧妙,亭台错落,曲径通幽,不愧为山西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。据史料记载,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晋王出资对纯阳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;清乾隆年间,郡守郭晋及太谷人范朝升先后出资扩建;嘉庆年间,道士高炼昌又在后院窑洞顶上增筑巍阁三层。

纯阳宫山门西面,列有历代修缮纯阳宫碑刻,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造像碑和墓志铭。墙壁上嵌着东魏北齐以来数十通墓志铭,历史研究价值颇高。如东魏北齐的六镇贵族刘懿、厍狄回洛、韩裔等人的墓志,可补正史之不足。还有曹恪碑、傅山先生草书碑,以及“灵宝洞”内陈列的汉代画像石,可见墓主人车马乘风,四处征战;忽而铸剑为犁,宴乐田园,皆为绝世精品。令我好奇的是,这里居然还有一通妒神碑。“妒神”是谁?因何而妒?不由引人研究一番。原来,“妒神”为介子推之妹。妒神碑原在娘子关,上书《妒神颂并序》,刻于唐大历十一年,即公元776年,由河东节度副大使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兼训主持建立,判官、游击将军李禋撰文。相传当年介子推割股奉君未得封赏,寒心归隐绵山。晋文公派人烧山想把他逼出来,不料介子推背上母亲没跑远,被烧死在绵山。介子推的妹妹介山氏耻于兄长“要挟君主”,积薪自焚。后人于娘子关悬泉旁为其修建“妒女祠”,唐时祭奠空前,将其奉供为“妒神”。元好问在《游承天悬泉》诗中说:“神祠水之浒,仪卫盛官府”。民国初年,妒女祠渐渐倾圮,妒神碑迁藏太原傅公祠(今省政协院内),后辗转至此。两千多年前的这位奇女子,为了心中的理念而不惜自焚,其兄介子推又因忠至孝而被封神。这样的兄妹,自古以来无出其右。人们不由好奇,什么样的父母,才能教育出这样有气节的儿女?可惜历史记载语焉不详,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纯阳宫一进院门匝道上,赫然蹲着一只黑铁独角兽,放眼远方,威武神气,这只明代万历年间的镇水神兽,几百年来一直坐镇在汾河边,不知何时移尊此处。还有不知从何而至的汉代石羊石虎,线条简洁大气,很有历史感。在纯阳宫山门东面,宋德方墓碑之南的四角亭,有一尊关公骑马铜像,神情肃穆而无美髯。纯阳宫里还有一尊木雕关公坐像,也无须髯。这是何故?原来,关羽以前的造像是没有长须的征战形象,直到明万历年被封为伏魔帝以后,才有了美髯和端坐的形象,周围还多了两名侍卫,关平和周仓。走入纯阳宫正楼下的“潜真洞”,一尊常阳天尊汉白玉像赫然在目。此像造于唐开元七年(719),原在运城市盐湖区一座道观中,后来迁居此地。天尊头戴莲花冠,长髯垂胸,手执羽扇拂尘,闭目养神,一派仙风道骨。这尊典型的唐代造像,按其铭文应为“常阳天尊”,据说是太上老君像,是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之一。纯阳宫其他各类造像也是美妙绝伦。北魏四面佛造像、唐代佛像等,曹衣出水,雄健而美。有一通“涅槃变相碑”,也是全国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的文物之一。在纯阳宫,随处可见各类狮子造像,尤其以铁狮居多,这在别处宫观并不多见。这些狮子神态各异,庄严而不失可爱。有的呲牙咧嘴,爪抱腮,看得见的灵光四射;有的紧闭方嘴鼻孔朝天,说不出的笨拙可笑。有几只小狮子分别躲在母狮腹下,或歪着脑袋乱钻,或向下撇嘴生气,或咬着妈妈的小腿,匠心独具,甚是顽皮可爱。参观之时,恰有一只花猫绕着小狮跑来跑去,给这座严肃穆的道家清修之地增添了几多灵动之气。如今,几对明代所铸的狮子,还有母狮膝下的小狮,看过世事沧桑,百年之后依然“矢志不渝”,坚守着这座宫观。

山门内几进院落之精致不必说。穿过虚无洞,有一座罕见的九宫八卦院,是纯阳宫的精华所在。其底层为抹角方形,八面均为砖券窑洞,按照八卦“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”的方位建造。洞顶四面建楼,四角建九角攒尖亭,楼亭之间以廊相通。九宫八卦院中心的“方形三间两层亭”,与周围的四座楼、四座亭,组合成九宫形式,意为将天宫划分为九个等份。道家将这一方阵广泛应用于天文、占卜、道术、算术、医疗、建筑等方面。一层的窑洞建筑为“九窑十八洞”。北面为横窑,也叫枕头窑,其他为纵窑。加上东西三窑,南面两窑,总体构成“九窑”,其十六个窑洞加东西两个门洞合为“十八洞”。南北两个门洞是过道,不在十八洞之列。除东南西北的明窑之外,四个转角处的窑洞内套连角窑,充分利用了角部建筑空间,构成了与八卦对应的八个方位。这些冬暖夏凉的窑洞,很多隐于角落,不易发现,作为道家清修之所,确实受之无愧。窑洞内的各种造像,在聚光灯下,向窗独坐,显得神秘而庄严。穿过“灵宝洞”便进入第五进院。拾阶而上,可从二楼去往正殿的三层阁楼“小天台”,这里是纯阳宫的最高建筑。在这个位置,夜晚可见山西饭店檐牙高啄、灯火辉煌,仿佛置身于天宫琼楼。此时此刻,若把酒临风、品茶赏月,必物我两忘、流连忘返。

近年来,纯阳宫被命名为山西古建筑博物馆。又因此地交通便利,经常举办艺术展览,亦被命名为山西省艺术博物馆,由启功先生题字。纯阳宫这座千年古刹,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。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百度

昨夜的雨,今日的风,催促着叶落的速度。我踩着落叶的呻吟,脚步有了乐曲的节奏,喜鹊和树麻雀的叫声如同伴奏的旋律,将田野所有的声音协调成一曲秋日私语。鸟儿们的叫声或高亢婉转,或低语轻柔,又或连续鸣啭、短促铿锵,仿佛在哀怨着大地的落寞。

小路延伸向上,我站在一处较高的土坎上。收割后的玉米地里,秸秆散发着成熟的气息。玉米地的西边和北边,依然茂密的针叶林,暗淡的绿色蔓延开来,如生命力在枝条中流淌。

我安静地巡视着,一个好似放大的撕扯亚麻布的粗粝高音从林中传来。这是松鸦的鸣叫。我试图循声觅迹,松鸦如一位害羞的女子,将自己藏在浓密的针叶林中,鸣叫声快速而洪亮有力,仿佛在责怪我的到来,催促我离去。

就在我疑惑她的鸣叫时,偶尔低头看到了地里残留的玉米。应该是它们吸引了林中的松鸦。我躲入田埂下的灌木丛,试图验证我的猜疑。

随着我的隐身,松鸦的鸣叫似乎不再像刚才那般激烈,但依然粗哑。半小时的等待,松鸦的叫声渐渐隐去,却依然没有想象中那样现身觅食。地里却落下了一群树麻雀和几只灰斑鸠,叽叽喳喳,密密麻麻。忽然,一声大鵟的鸣叫突兀响起,我如树麻雀一般仰头寻觅,又是几声鸣叫传来,树麻雀与灰斑鸠如风而起,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正当我穷目寻找的时候,却见几只松鸦展翅而来。

她们落下的时候,转头巡视,不时发出了大鵟的鸣叫。我无疑是惊讶的,我知道松鸦擅长学舌,也拥有强于其他科目鸟类的智慧,也曾经在蒙古著名的《鸟类词典》读过:“它日常的啼鸣富于变化,但刺耳难听;有时在春天它唱起柔美动听的歌来,但是声音是如此低沉,离远了就听不见;时不时还会效鸣小羊的咩咩声、猫咪的喵喵声、禽或秃鹫的哨声、猫头鹰的鸣叫声,甚至还有马驹的嘶鸣声。”今天亲眼目睹,还是让我为她们这种模仿力以及狡诈的伎俩而惊讶。

松鸦相比于近亲星鸦来说,更像一位温婉的少妇,披着一条土色的披肩,从头至腰。然后是黑、白、蓝三色相间的粗装,极为醒目。她们没有星鸦那样强势,更多的时候是躲在深闺不见人。现在的她们有些骄傲,如同在自家地里收获的农妇,昂首阔步、气定神闲、派头十足。她们的飞更是耀眼,三色的裙子如田野中最醒目的那盏明灯。她们的双翼短圆,但不像其他翅膀又短又圆的鸟儿那样飞得急促而匆忙。她们的飞缓慢而有节奏,时刻保持着少妇应有的优雅知性、从容淡定。

观察得久了,我似乎也被她们的神态感染,试图与她们做一些游戏,来验证一些有关资料上的记载。比如赫德逊在《英国鸟类》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9月和10月里,松鸦变得更为活跃了,你常常能见到它们穿梭于森林和开阔地之间,喙和喉里都塞满了橡子。”又比如英国动物学家莉斯·波恩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:“在一个有水的杯子里放置松鸦喜欢吃的虫子,旁边放了一堆石头和一堆木块,当松鸦尝试过石头和木块丢入水中的效果后,可以及时判断出石头的作用,然后利用石头来吃到美味的食物。”

我缓慢站立,缓步而出,几乎是同时,玉米地里所有的松鸦都振翅而飞。不同的是,她们并没有藏去林中,而是站立枝头紧盯着我的行为。我没有刻意去注视她们,只是转身离去,走向不远处的农家,买来几穗玉米、一个金瓜,并在周围找来一个木桩、一块冰。



街巷缝补匠

赵柒斤

从干洗店取毛呢大衣时,店老板一本正经指着左袖一个小洞说:“这么好的衣服磨破个窟窿,实在可惜。到前面大街后巷找人修补一下,还能穿两年。”

按店老板所示,找到一位精工织补的阿姨,50多岁的样子,蜷缩于小巷一隅,面前摆着一只打开的小木箱,里面装着各种颜色的线头、细细的缝衣针,还有一把小剪刀,旁边的木凳上堆放着十多项待修补的衣裤……她接过衣服,仔仔细细找了一遍,将破了一个小洞的袖子举到眼前平视,再放腿上俯视,两番端详毕,终于确认修复:“就袖子上磨破了一个小窟窿,一个半小时过来取。”她一步一步、一点一滴,使我想起母亲缝补衣裳的情景,耐力、细心全在里头,呈现出严谨、稳妥的气象。我分明感觉,把衣服托付给她,就像交出一个伤痕,也像在交底……

提前一刻钟过来,缝补阿姨仍勾着头在穿针引线,她朝我笑了笑:“你稍坐一会儿。”她说着就从身



与松鸦的游戏

周彬

当我回到玉米地的时候,她们再次飞起。我先将木桩立在有利于拍摄的位置,放了很多玉米颗粒在木桩上,并用树皮掩盖,然后隐身在田埂下,整个过程都在她们的注视下完成。她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落在木桩上,大部分依旧落在地里寻觅。但没过多久,便有一只试探性地向木桩飞去。第一次,她只是落在树桩的边缘,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隐藏的方向,即便是我一动没动,她依然很快飞离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她再次落在了木桩,并开始啄食着边缘的玉米,只是吞食了两到三颗,又飞去。第三次是两只一起飞落,明显已经不再犹豫,其中一只更是用脚将树皮扯开,开始大快朵颐。

这时候我可以清晰地看到,她们会将玉米尽可能多地吞食,直到两腮已经浑圆。这时,就会出现吞一颗、掉两颗的画面,也会出现她为了追食掉落的玉米而碰落树桩上大面积玉米的场景。但我丝毫看不出她们的尴尬,只看到了她们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吞食。

我将仅有的道具一一摆放,金瓜、冰块,只要上面有玉米便会惹来一阵哄抢,有时候我甚至还来不及下到隐蔽处,她们便急急而来啄食一空。几乎所有的松鸦都紧盯着我的举动,不再去寻觅地里散落的玉米。我有些手忙脚乱地玩着和她们的游戏,也愉快地记录着这样的相遇。

很明显,她们并不是将玉米吞食到了肚子里,大部分玉米是被隐藏到了林中的某个地方。这是松鸦的特性。

有一项研究估计,一只松鸦每天可以储藏5000粒松子,但她们无法记住每一粒松子的埋藏地点。于是,这些松子随着春风便能生根发芽,长为幼苗。而且松鸦会把种子埋藏在比原来的树林更高一些的地方,这样可以帮助树木向山坡上发展。

我们的游戏随着买来的玉米消耗完毕而结束,她们似乎并没有因为游戏结束而懊恼,几次失望以后便又回

到了地里。我依旧原地站立,她们没有再顾忌我的存在,也没有了聒噪的责骂。直到太阳过午,她们才停下了寻觅的节奏,在树枝间跳来跳去,间或发出粗犷而单调的叫声。

其实,有关松鸦的故事很多,但我们需要一点点去观察、认知。这和观察所有的鸟类一样,不能只从资料或其他人的观察笔记中获取。我们每个人观察鸟类,更多的时候只能观察到她们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点表现,而即便是这一点表现也有很多主观的演绎,不可坐井观天。

比如,赫德逊的《鸟类与人》中这样写道:“松鸦的鸣唱有些令人费解,在任何两个地方所唱的曲子都不一样,使得人们认为松鸦歌唱不是遗传的,也没有传统的曲调,而是每只鸟都创作了一曲属于自己的歌。鸣唱丰富多样,从蒙古古口中的‘低声吟唱’到在四分之一英里外都能清楚地听见的和谐优美的歌声,其中的每个音符都安排得恰到好处。显然松鸦没有模仿其他鸟儿的鸣叫,我很想知道的是,这些有力又独特的音符、音节和曲调是年复一年在同一个地方被鸣唱,还是随着每个季节的流逝不复存在抑或被遗忘。这一点我无从得知。”

今天我有幸听到了松鸦的模仿技能,也看到她们为何模仿的伎俩,这是很大的收获。我还与她们游戏了一个上午,看到了她们对于轻松获取更多食物的思考和乐于接受我游戏的从容,这无疑是更大的收获。但这些收获都是基于我的思维而得到的结论,对于松鸦这个生命体而言,还有更多的密码需要破译,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,这个过程是有趣的,也是必要的,也许,她们的生命密码会揭示更多的自然密码,让我们活得更加从容,而不是局限在自我的认知中。

我离去很远的时候,松鸦的叫声依然洪亮尖利,但少了聒噪与刺耳,那声音在田野回荡,韵味无穷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晒出来的滋味

杨柳青

冬意渐浓,阳光变得愈发珍贵。近日,朋友在阳台上晒猕猴桃,说晒过之后的水果是温热的,入口不影响口感,也不至于伤了肠胃。这种吃法初闻新奇,细想后认为极有道理。

《说文》中释义:“晒,暴也。”《方言》中“晒”字意为“暴五谷之类”。一个“晒”字,包含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智慧。古时物资匮乏,每至瓜果蔬菜大量成熟的季节,人们便想方设法延长食用期限。贵族家庭可用冰窖贮存,平民百姓更多使用腌制、晾晒的法子。《四民月令》中记载:“九月藏茈姜、蘘荷,作葵菹、干葵。”可见,晒干菜已有千年历史。

比起新鲜食材,晒过的食物更易保存,口感更加独特。曾经,晒好的干菜帮人们度过灾年,熬过寒冬。现在,干菜无须担此重任,却依然能以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博得食客欢心。

在老家,秋冬季村子红红绿绿的一片,那是人们晒干菜的场景。其中晒干辣椒最是有趣。将红得透亮的鲜辣椒洗净阴干水分,穿成长串挂在屋檐下面,远远看去像是挂着红绸,很是喜庆。待到辣椒变得干脆,将其剪断储存起来。不论是蒸鱼还是拌菜,最后一道工序撒上辣椒段,泼一勺热油,爽辣鲜香瞬间涌出。

晒好的干菜颜色枯黄发黑,难登大雅之堂。但只要稍一加工,便会在口中大放异彩。萝卜干包子是农家拿手的美食。将萝卜干泡软,切碎拌入肉馅中,简单调味,包成胖乎乎的包子上锅蒸。天冷时,捧着热乎乎的包子,咬下一口,肉香裹着萝卜香直往口里窜。比起鲜萝卜,萝卜干多了分韧劲,少了分辛辣,即使是素炒也别有一番风味,我知道,那就是阳光留下的滋味。

其无嗣,乃遣使者以金璧赎回姬,再由曹操做主,配董祀为妻。董祀对文姬也爱怜,二人生活尚幸福。然痛别亲子时,“儿前抱我颈,问母欲何之。人言母当去,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恻,今何更不慈。我尚未成人,奈何不顾思”,自古情感不分贵贱,读来不忍卒。之所以母子别离成永诀,只为人生另开一条赛道。两害相权,弃夷归汉者宜,轻重掂量,儿女情长者轻,阶层烙印,决定着其走向。说来其已是三嫁,初嫁河东人卫仲道,夫早亡无子嗣,归居娘家。薄命佳人,命运多舛,未几,董祀获罪,曹操欲杀之,文姬则赤足披发求情,越位言事,满堂为之动容,终得赦免,并赐以头巾履袜。左国城未必荒凉,但文明的落差却可计较,出身一门户的儒素之家,缥缈世守,满腹经纶,气质超群,容貌与才华并存,一下子沦落夷尘,怎会甘心。归汉后,怀恩报效深切,披览不倦,不分昼夜,凭记忆整理蔡邕遗书四百余篇。

世多耳食,考据者纠偏。豁人思路的考据无需多,一二足矣。思接千载,自原典入手,视通万里,以田野调查佐证,求之不易也。突如其来之事,必有隐情,每个人最终都得返于己。刘先生居外地,钟情三晋文物久矣,“不是在山西考察,就在去往山西考察的路上”,其间,暴暑不堪,酷寒难忍,自是十分辛苦,故曰稀见的文史成果,必以脚踏蹴就。且能以故为新,以俗为雅,大处着眼,小处下手,在不疑处有疑。事必躬亲,笔无虚落,经其发现发掘的事由,每每令人刮目相待,直觉有所不如,此书便是其又一阶段性成果。

文姬从哪归汉

介子平

第一次去呼和浩特市,见昭君青冢就在郊南,顿觉意外。之前对绘画中的《昭君出塞图》印象根深蒂固,身穿红裘,怀抱琵琶,远嫁胡地,千里冰封,想象中的目的地,三春无青草,五月飞雪花,大概也在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畔。依照古代婚嫁不走回头路的规矩,呼韩邪单于下聘时自秦直道来,迎娶时只能另寻出路,走的恰是晋的汾河谷地雁门道,一路村落散布,市镇铺户,不至于荒凉。加之匈奴内部已获统一,单于大权在握,不必再到人烟罕至的漠北,落脚黄河之畔,未尝不可。呼市附近便出土过“单于和亲”“长乐未央”“千秋万岁”纹样的瓦当。

不承想,文姬归汉的故事同样具有地理上的误判。读刘勇先生的《单于归来:南匈奴文化遗存考索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)方知,蔡文姬为南匈奴所掳后的去处,就在今吕梁山腹地的离石方山一带。《文姬归汉图》历代有绘,皆以茫茫大漠、朔风逆行作为衬托,迢迢千里,世间悲情,她的一生是一个离奇故事。绘画既不以形似为准,也不以美观为要,当以不失

规矩为线,不欺世为责。

东汉初年,匈奴内乱而南北分裂。南匈奴投靠汉庭,渐为附庸,并助其剿灭北匈奴,汉庭安置其于边塞各郡,单于庭则设于河西美稷,即河西郡治。永和五年(140),南匈奴也内乱,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载:“遂寇掠并、凉、幽、冀四州,乃徙西河离石,上郡治夏阳,朔方治五原。”单于庭左国城遗址,即时在离石、今之方山境内。蔡文姬是初平三年(192)年后“没入南匈奴左贤王”的,左贤王的治所在此无疑。刘勇书中先以文献引证,再以汉画像石文物旁证,作为一说,可开思路。《文姬归汉图》的背景设置,盖是受到唐人拟作《胡笳十八拍》的代入。“云山重叠归路遐,疾风千里兮扬尘沙”,然昔时吕梁山尚未广为开垦,植被完好;“夜间陇水兮声呜咽,朝见长城兮路漫漫”,这里地处内域,何以见得长城。

你若以身相许,我便以命相托。说来文姬也是个被偏爱之人,这或许就是离乱当中最大的慰藉,其在胡中十二年,育有二子。本以为命定如此,了此一生,岂料曹操统一北方后,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,痛